

丰子恺散文文化精神解读

李小妹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基础部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丰子恺散文的文化精神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在其散文作品中以入世的精神交融着出世的情怀。一、以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及对世俗生活满腔的热情写出了吟咏世相、富有生活情趣的入世之作,体现出作者的儒家文化精神。二、散文包蕴着浓郁的禅意,在佛理的观照下追寻人生的意义,表达作者强烈的出世情怀,体现出佛家教义的深刻影响。作者对童心、童趣倾心描摹,以儿童世界寄寓作者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儒家入世精神;社会民生;佛家出世情怀;童心

中图分类号 L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2463(2006)01-0106-04

The Interpretation of Feng Zikai's Prose Cultural Spirit

LI Xiao-mei

(Anhui Police Institution, Hefei, 230031, Anhui)

Abstract:The cultural spirit of Feng Zikai's prose has two connotations, combining the spirit of throwing himself into the society with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standing aloof from worldly affairs. Firstly, With the hig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ciety and enthusiasm for the worldly life, he has written many prose full of delights of life, which embodies his Confucian culture spirit; Secondly, his prose embodi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Buddhism creed, containing strong meditation meaning, pursu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showing his strong feelings of standing aloof from worldly affairs.

Key words:confucian spirit concerning the worldly affair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Buddhism spirit standing aloof from worldly affairs; childlike innocence

任何视角的“文化”概念的阐释都是与传统血脉相连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从来都是自觉自醒的。虽然经历了“五四”精神的洗礼,但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还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尤其是对儒家、道家思想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相对于同时期的作家,丰子恺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与传播是随俗的;对佛学精神的参悟和宣扬又是独特的。他以漫画式的独特视角与幽默的表述方法切入散文随笔,从日常琐事、世俗百态中提炼出浸润着佛理、玄思的人生意味。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称赞丰子恺的散文:“人家只

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妍,灵达处反远在他的画笔之上。”

1948年11月,丰子恺在厦门佛学会讲演时,曾这样总结人生的真谛:“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创作和欣赏。这样

收稿日期 2005-10-13

作者简介 李小妹(1970-),女,汉族,安徽庐江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讲师。

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很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1]超凡脫俗、達到佛理的境界是豐子愷的理想,但他的精神視野所及的卻是芸芸眾生、世俗百態,他以入世的精神觀照着出世的情懷。

一、以對社會高度的責任感及對世俗生活滿腔的熱情寫出了吟詠世相、富有生活情趣的入世之作

豐子愷於1922年開始白話散文創作,30年代結集出版了《緣緣堂隨筆》、《緣緣堂再筆》、《車廂社會》等。其代表作《車廂社會》就最能體現出作者對世俗社會的關心。整個‘車廂社會’就是一幅人世間的縮圖,表現了“凡人間社會里所有的現狀”。《告緣緣堂在天之靈》中描寫了作者一家在故鄉石門灣的生活情景,在那里他可以感受自然的更替,可以享受生命的樂趣。“冬天,屋子裡一天到晚晒著太陽,炭爐上時聞普洱茶香。坐在太陽旁邊吃冬春米飯,吃到後來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著一堆芋頭,屋角裡藏著兩瓮新米酒,菜櫥裡還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干張。星期六的晚上,兒童們伴著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爐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轉向。^[2]就連中國人最擅長也最普遍的嗑瓜子現象,也進入他的視野,被他描寫得妙趣橫生。《作客者言》對一位天真率直的青年在作客時所受的主人的異常優待“慢慢地、一五一十”地“描摹”,世態人情栩栩如生。

作者儘管以比較超脫的態度旁觀喧器嘈雜的世俗社會,但他並沒有棄絕社會現實。對於形形色色的世俗人情,他還是有著自己鮮明的審美判斷和價值取向的。

在《作客者言》中作者不惜鋪陳,盡情嘲諷了舊時所謂倫理的虛偽和腐朽,真是入木三分。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豐子愷携全家老小從老家浙江開始逃難,一路顛簸、歷盡艱辛。在《藝術的逃難》中感嘆“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倉皇;在重慶避難,哀恫日軍空襲時街上行人四散逃避被炸的慘狀。在作品中,作者探究人生的根本,關懷人生的終極意義。這種執著的探究人生的態度,很顯然是契合了儒家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的態度。

豐子愷在他的散文中對社會民生表現出的關注和熱情是創作主體的自覺意識。儘管旁觀,但豐子愷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社會意識、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的責任感,還是組成豐子愷散文

的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毫無疑問,這種文化精神是無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割裂開的,尤其是儒家文化。

受其父親影響,豐子愷自6歲起便誦讀儒家經典《論語》、《孟子》是啟蒙學習的重要課本。因此,童年的豐子愷,接受的是正統的儒家教育。儒家文化精神奠定了豐子愷的世界觀基礎,直接影響其藝術創作。這一點在豐子愷的漫畫創作中得到直接驗證。“在得到一個主題以後,宜於用文字表達的就是隨筆,宜於用形象表達的就是漫畫。^[3]豐子愷在《我的漫畫》一文中,曾將他的繪畫分為四個堅持時期,其中第三階段是描寫社會相的時期,描摹下層民眾的勞動和生活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內容的作品占絕大多數。這種強烈的平民意識、親近現實人生的情懷,恰恰吻合了儒家的入世哲學。但在文本的審美、哲學層面,儒家文化的影響不是惟一的。

二、散文包蘊著濃郁的禪意,在佛理的觀照下追尋人生的意義,表達作者強烈的出世情懷

特立於當時主流文化之外,豐子愷的散文獨特的價值則體現在作者對宗教世界的參悟和終極追尋,即作者孜孜以求的“第三層樓”,達到佛理圓通的境界。豐子愷是以藝術的筆觸描摹世俗人生,又在佛學的終極關懷中做著理性的思考;在生活中接受佛教文化,又在實踐中體認著佛家情懷,這使他的佛教信仰呈現出入世的色彩。

1927年豐子愷30歲,弘一法師(李叔同)為丰宅命名“緣緣堂”。豐子愷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豐子愷從幼年時就顯露對佛性的感悟,即佛家所說的“慧根”。其心理傾向中所表現出的偶像崇拜因素,使他信佛成了必然。在他以後的成長過程中,他目睹人世間種種生老病死,聚散離合,深感世事無常,造化弄人。他是帶著與生俱來的非自覺的佛家情懷,去自覺體認感悟人間萬物中的佛理。但最終指引他超脫的無疑是弘一法師。在豐子愷的一生中,弘一法師是他的偶像。豐子愷先生這樣評價:“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都是‘認真’的緣故。^[4]這種精神上的追隨和膜拜是純粹而執著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師是一個完人。李叔同的出家,無疑也為豐子愷提供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範本。於是在30歲生日的時候,豐子愷在老師的主持下成為在家居士。因此,“豐子愷對佛教的理解,更多地來自於感知,弘一法師為他提供了活的、具體的宗教,對弘一法師的模仿也就形成了豐子愷的宗教態度。他看重空門中人的恬淡、寧靜、自然的處世原則,是注重生活方式的宗教。^[5]體現在創作中,豐子愷很善於在平淡

无奇、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契合于佛理的人生百相,常通过一个故事、一份感悟、一次见闻将所要表达的佛理讲述出来,在哲学的层面将佛理生活化、平易化,力避精神的贵族化。即使是登上“第三层楼”,也要追求“曲高和众”的效果。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在他选译的13篇《缘缘堂随笔》中称赞作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并说“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罢。”^[6]用文学的形式阐释佛理,丰子恺继承了前人独到的创作方式。这在作者的散文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在作品中谈禅说理,感叹自然更替、时事变迁中体现出的佛理,具有鲜明的佛学文化色彩。这类散文以《渐》、《秋》、《两个“?”》为代表。《渐》感慨人世的幻灭,倾心于“佛家纳须弥于芥子”的永恒,追求远离红尘的极乐幻境。《秋》更是表达了他对春的厌恶;“觉得天地间的平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感叹“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因而“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这种对死亡的认知,对死亡的礼赞,无不体现出作者在宣扬佛家“彼岸说”的层面拒绝认同现实的无常和丑陋。丰子恺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历数逃难的艰辛后感叹:“人真是可怜的动物,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宣扬佛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判断对佛学进行感性地说教。

2.在作品中,作者指认佛境观照下的理想世界,构建作者认同的社会范型模式。作者对佛学的亲近、对佛理的感知,固然有他的老师李叔同的深刻影响,但对现实社会的拒绝和逃避不能说不是一个诱因。丰子恺早期生活的时代战乱频频、动荡不安,而丰子恺本人又生性淡泊、率真自然,面对“病的”、“伪的”世俗社会,他退缩于自我内心世界,在佛理的精神光照下表达他对社会民生的关怀。“企冀能在内心中为躁动不安的心灵寻找一块远离尘嚣的洞天福地。”

在《东京某晚的事》一文中,作者通过一次见闻表达了他的美好人生理想:“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帮,其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人都变成了家人。”丰子恺为读者也为自己描绘了一个相通相爱的和谐的佛家胜境,这一佛家胜境是作者认同的理想范型模式。他向

往那种“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其乐其生活”的大同社会。即使是一种对立的描写,他也往往在作品中宣扬惩恶扬善的教义。代表作《车厢社会》借车厢这个小社会,描写了自私自利的占座者与平和谦虚的寻座者的对立,以佛家的视角,表达了作者对一种公平合理的“车厢社会”的向往。

丰子恺借助佛家的价值标准作出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判断,他的否定和认可并不是全方位的。可以这样说,他对成人世界的否定是和对儿童世界的认可极端对立的。他是通过儿童世界的美丽,以及它的参照物成人世界的丑陋批判性结构的合成,完成他对佛理的阐释。在审美的文艺理论中,往往强调在美与丑的相互观照中,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

3.丰子恺将主体人格带入作品,对儿童世界的流连赞美表现出审美主体的人格力量,反映其理想的人生境界。而在哲理的层面直指佛家的“性净说”。

刻在他烟斗上的八指头陀的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镜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道尽了他的心声。因而丰子恺自然地进入了一个天真纯净的儿童世界,憧憬于孩子们灵动的理想。在丰子恺看来,“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童心是人生的灵感,天地的灵气。他追求“彻底地真实而纯洁”的儿童生活。而在成人世界里却有太多不可逾越的人为的羁绊,成人戴上面具变得虚伪,心智太过于功利。但可悲哀的是,随着小孩子的成长、涉世渐深,纤尘未染的童心逐渐被尘世所污染,儿时率真自然的世界也渐渐破产了。丰子恺常常在佛学的思维领域突发异想:“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病地自己死去,岂不完成了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呢?(《阿难》)在《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儿女》、《谈自己的画》等作品中,丰子恺对儿童极尽赞辞,他赞美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代表作《儿女》描写了他的一群小燕子似的儿女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丰子恺倾情描摹儿童世界,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的完美的社会理想。因而,这种带有佛理底蕴的儿童崇拜寄托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从这个角度看,丰子恺是出世的。但他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坚守宗教理论的纯粹的宗教徒,他是感知的方式接纳具体化的、生活化的佛教。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着入世的精神。那么,丰子恺为什么如此醉心于儿童的情趣,在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执着地美化儿童世界呢?

首先是童年经历,形成了丰子恺本真童心。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对他成人之后的性格和情趣有着深刻的影响。丰子恺出生在农

村,家境虽不富裕,但因为是同辈中惟一的男孩,他备受宠爱,这使他少了几分同龄孩子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具有的早熟。农村广阔的天地、无拘无束的生活孕育了他率真自然的性格,形成了他追求自由、崇尚真实的信念。他的童心是真实的,而非为了创作做作地流露,在成人的世界,他也始终具有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儿童般的天性,这在他的散文《给我的孩子们》中表露无遗。孩子们的天真之态、率真之趣呼之欲出。

其次,佛教的“性净说”使作者更加执着地将笔触停留在儿童世界,极力渲染儿童世界的天真灿烂。《坛经》云:“世人性净,犹如青天。”这使得丰子恺文章中的童趣并非只是停留在自我童真单纯的表现层面,其童心构建在佛教思想的底蕴上。佛教重视人的本性的探讨,认为众生先天地具有一种未被尘世污染的“清净心”,即“佛性”,而这种“佛性”又集中体现在儿童身上。因为童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没有受到世俗尘埃的蒙蔽。丰子恺的“童心观”自然也受着佛教这一观点的影响,这在前文已作了具体分析。

再之,从艺术借鉴的角度看,丰子恺受到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影响。¹³夏目漱石赞美“无心和稚心”,丰子恺倾心夏目漱石在《旅宿》中描绘的超脱世俗的美的境界。这一论断在本文就不做详细考证。

丰子恺疏远了成人世界,但他并没有完全弃绝现实社会,他依然在他的宗教世界里关注着芸芸众生,丰子恺走进儿童世界,正是契合理想中的佛家胜境,他是儿童世界的纯真美好来寄寓自己的理想,来隐喻佛家彼岸世界的完美存在,而这恰恰泄露了作者对美好的现实世界的渴望。儒家和佛家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他的作品中相互激荡、交融,入世的精神辉映着出世的情怀,共同形成其散文文化精神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 [1]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A].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2]丰子恺.告缘缘堂在天之灵[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 [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4]丰子恺.怀念李叔同先生[A].FH丰子恺散文精品选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7.
- [5]王黎君.从佛境眺望人生-许地山丰子恺创作审美特征比较[JOL].<http://www.lib.shu.edu.cn/techang/fzk/FZK/pinlun/fejingwangr>
- [6]王峰.丰子恺和他的散文[J].语文建设,2002(7).

责任编辑:岳文

(上接第9页)

邓小平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核心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因此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¹⁴(p382)这是他对全党学习马列的基本要求。

在新时期,江泽民指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同时当今世界同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要求与时俱进,中共党员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 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新世纪的具体要求。

其次,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不仅重视理论学习,注意研究学习的方法,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学风建设是要解决问题的,应以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心进行实践活动。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重视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本本,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继续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方针政策,在短短三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后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典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正确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¹⁴(p382)

新时期,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又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了21世纪。全面推进向靠什么?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V.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邓小平.邓小平选集V.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4]邓小平.邓小平选集V.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吴祥安